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一四九回 遇秋娘一箭貫雙雕 賣丰姿春風描倩影

且說章秋谷聽了老二叫他再睡一回，便也低低答道：「我睡醒多時，就要起來了。」這兩句話兒雖然低低的說，卻已經把雲蘭驚醒，朦朧矓矓的睜開眼來看時，只見他母親正一手拉著帳子，在那裡和章秋谷說話。這個時候雲蘭身上只穿著一身汗衫睡褲，一個頭又枕在秋谷臂上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便一谷碌坐起身來，挽了一挽頭髮，便跨下牀去。秋谷也便起身盥洗。吃過點心正待要走，老二見秋谷的辮子有些蓬鬆鬆的，便拉住他道：「耐來浪倪搭坐歇，倪搭耐打條辮子阿好？」秋谷正覺得頭上的發辮有些累贅，便也點一點頭，只說：「你是丈母太太，怎麼要我打起辮子來，這是不敢當的。」老二笑道：「勿要客氣哩。打條辮子末也用勿著實梗客氣嘛？」說著便取了一個牙梳、一個竹篦，對秋谷笑道：「倪到對過亭子間裡向去風涼點。」秋谷不懂他什麼意思，自然應允。老二拉著秋谷的手往外就走。雲蘭見了，輕輕的咳嗽一聲。秋谷聽了也不介意，同著老二逕到對面房間來。

老二一面和秋谷梳髮，一面夾七夾八的和秋谷講話。秋谷的頭髮本來不多，一霎時已經打就。秋谷握著他的手，隨口謝了一聲。不想這個老二，趁著秋谷和他握手，把身體輕輕的一側，直側入秋谷懷中，看著秋谷微微的笑道：「昨夜裡向阿曾辛苦？」秋谷見老二忽然做出這般模樣來，心上□分明，只得也向他笑道：「我是沒有什麼辛苦，倒是你昨天晚上，恐怕不見得睡得著罷？」老二道：「倪困勿著末，總是耐勿好嘛！」

秋谷見他話風逼得甚緊，只得用別話岔開去道：「你和雲蘭兩個人，說是母女，我看起來總有些兒不像，差不多倒有些像姊妹的樣兒。你的面上還是□分嬌嫩，掐得出水來的一般，那裡像什麼三□多歲的人？」說著想要立起身來，卻被老二把一個身體緊緊的貼著他，一時立不起來。只聽得老二低低的說道：「倪是老太婆哉，就是心浪想要巴結耐二少末，也巴結勿上格哉。二少陸裡要倪格號人嘎，二少阿對？」

說著竟是纖腰緊貼，雀舌全舒，和秋谷親熱起來，春上眉梢，波橫眼角，隱隱的露出幾分蕩意。

這一番情事好象天外飛來的一般，竟把個章秋谷弄得個解脫不開，推辭不得，沒奈何，只得略略應酬。曉日當窗，熏風拂面，鴛鴦選夢，蛺蝶棲云。香銷漢殿之屏，春人秋娘之夢。一會兒，秋谷笑道：「今天這件事兒，真是出於意外的。」老二道：「堂子裡向，有啥交代。老實說，吃仔格碗把勢飯，陸裡講究得盡實梗幾幾花花。」說著兩個人依舊手攬手的走過來。

雲蘭見秋谷和他母親走了過去，一些聲息都聽不見，早已心中明白了，心上也未免有些發起酸來。見了秋谷走進來，一言不發，只對著他把嘴撇了一撇。秋谷倒不由的面上紅了一紅，有些不好意思。倒是老二坐在那裡，好象沒有這件事兒的一般。秋谷搭訕著走近雲蘭身旁，輕輕的和他講了幾句不知什麼。雲蘭「格」的一笑，把頭搖了一搖；又趁著老二回過頭去的時候，把一個指頭對著秋谷，在自己臉上划了幾划，做個羞他的樣兒。

秋谷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只得胡盧一笑，便問金觀察起來沒有。老二道：「金大人七點鐘就起來，老早轉去格哉。」秋谷聽了，便連忙立起身來，穿了衣服，在衣袋裡頭揀出兩張□塊錢的鈔票，交給雲蘭。雲蘭看了一眼道：「勿要實梗幾化嘛。」

秋谷揮手道：「多的就算了下腳。」老二接著道：「問搭天津嚙撥下腳格呀。」秋谷道：「這幾個錢，何必還去計較他。」雲蘭把兩張鈔票裡頭檢了一張，仍舊塞在章秋谷衣袋裡頭，口中說道：「曉得耐勿在乎格幾塊洋鈔，不過倪問搭嚙撥實梗格規矩末，去多撥俚篤做啥？多撥仔也是白白裡格嘎，啥犯著呀。耐倒是今朝到倪搭來吃一台酒，搭倪繡繡場面罷。」秋谷見雲蘭這般說法，只得依他，把鈔票收了起來道：「今天的酒是橫豎一定要來吃的，你們何必要替我省這幾個錢。」雲蘭笑道：「耐格銅鈔忒嫌俚多，送點撥倪用用末哉，去送撥俚篤格號人做啥？」秋谷聽了微微一笑，便也坐著轎子回去。到了晚間，秋谷在雲蘭那裡吃了一台酒，又碰了一場和，便一連在雲蘭那裡住了三天。

這幾天的工夫，秋谷覺得酒食微逐，有些厭煩起來，便打著主意要靜靜的休息幾天。那知剛剛吃過晚飯坐在房內，于太守忽然跑了進來，談了一回，金觀察也來了，講些閒話，不覺又講到嫖經上去，講論起天津地方的那些倌人來，畢竟比不上上海的那班人物。金觀察偶然講起五鳳班的月芳，說：「雖然年紀大些，倒還著實有些風韻。」于太守聽了，便要大家同著去五鳳班打個茶圍，要認認月芳究竟是怎麼的一個樣兒。秋谷心上不願意出去，只說這幾天身體有些疲乏，想要好好的休息幾天。無奈于太守不由分說，一定拉著要去，秋谷被他拉得不好意思，只得勉強應允，和金觀察一同出門，一路望五鳳班來。

到了五鳳班，月芳見了□分歡喜，一把拉著秋谷的手道：「二少，耐啥洛一逕勿來介？倪牽記得來。說二少格兩日到仔洛裡去哉，長忍耐相好做得多仔，倪搭勿想著格哉！阿對？」說著滿面春風的回過身來，先問了于太守的姓，又應酬了金觀察和于太守一番。

于太守見他見了秋谷□分巴結，只說是和秋谷有交情的，便對金觀察道：「怎麼他來得不多兩天，已經有了兩處相好？你看這個樣兒真是□分、二□分的要好，怪不得上海的那班人，一個個都叫他是嫖學大家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金觀察聽了還沒有開口，月芳早對他笑道：「于大人耐弄錯哉。倪搭二少客客氣氣，嚙撥啥格相好格。像倪實梗格人末，阿有實梗福氣？二少洛裡會看中倪介！就是要巴結末，也巴結勿上嘛！」說著，又對著章秋谷笑道：「倪格日仔一看見耐，就曉得耐是老牌子，標緻搭仔年輕格相好，勿知幾化來浪，洛裡會挨得著倪呀！」說罷，把那一雙俊眼微微的飛了一個眼風，檀口微開，櫻唇略動，對著秋谷把頭側了一側，嫣然一笑。在秋谷面前打了一個轉身，輕輕坐下，翹起金蓮圍在自家膝上，細細的結束了一回，札縛得瘦若纖錐，峭如菱角。一面在那裡結束，一面時時的斜轉秋波，留心看著章秋谷的舉動。

章秋谷本來原是狠賞識他的，如今又見他這般的賣弄風情，徘徊顧影。那方才的一個轉身，幾步路兒，轉得甚是娉婷，走得□分圓轉，好似那天桃蕩影，楊柳當風；更兼眼波澄澄，只向著秋谷身上轉個不住。雖然年紀大些，比不上雲蘭的那般嬌娜；那一種婉轉隨人的情態，倒覺得比雲蘭還要勝些。章秋谷到了這個時候，不知不覺的脫口叫一聲：「好！」

月芳斜了秋谷一眼道：「啥格好呀？天津人格功架，才是另有一工格。所以洛格排天津人看仔倪，像煞總歸勿對，倪來浪問搭生意也清煞。區得今朝碰著仔耐二少，只好請耐二少涵點倪格哉。」秋谷聽了微微的笑道：「我倒並不是在這裡拍你的馬屁，委實你的一身功架實在不差。不要說天津地方像你這樣身段的很少，就是上海地方，像你這般身段的一古腦兒也不多幾個。」

月芳聽得秋谷贊他，心上自是歡喜。趁著這個當兒，裊裊婷婷的立起身來，走到秋谷身旁，一手扶著秋谷的肩頭，一手整理自己的鬢髮。秋谷便把自己坐的椅子讓出半張來，挽著他並肩坐下。月芳便道：「勿瞞耐二少說，倪格功架自然勿見得那哼大好。不過比起格排天津人來，老實說，隨便那哼總要比俚好點。再講起格排本地客人來，格末叫來得討氣！勿說俚自家曲辮子，倒說倪蘇州人身架勿局。只有耐二少末，真真老牌子哉！曉得格裡向格道理，別人洛裡明白呀！」秋谷聽了，也便點頭稱是。

于太守不懂這個「功架」是什麼東西，便拉著秋谷要問。秋谷道：「這個『功架』的兩個字兒，也沒有什麼一彈的道理在裡頭。據我心上想起來，這個功就是功夫的功，這個架就是架子的架。那像那騎馬的人和拉弓的人，一定要擺著個四平八穩的架子，方才是個慣家。但是這個架子，也不是個個人都可學得來的，一定要好好的用些功夫上去，方才擺得出這個架子來，這就是『功架』兩個字的命意了。」

正是：

雲英有意，春融玉杵之霜；公子多情，月照西樓之夢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請看下文交代。

